

莫言文集

白棉花

当代世界出版社



莫言文集

莫言 /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白棉花

白棉花

莫言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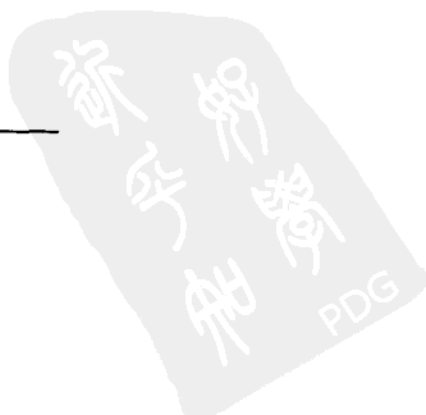
白棉花/莫言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11
(莫言文集; 10)
ISBN 7-80115-7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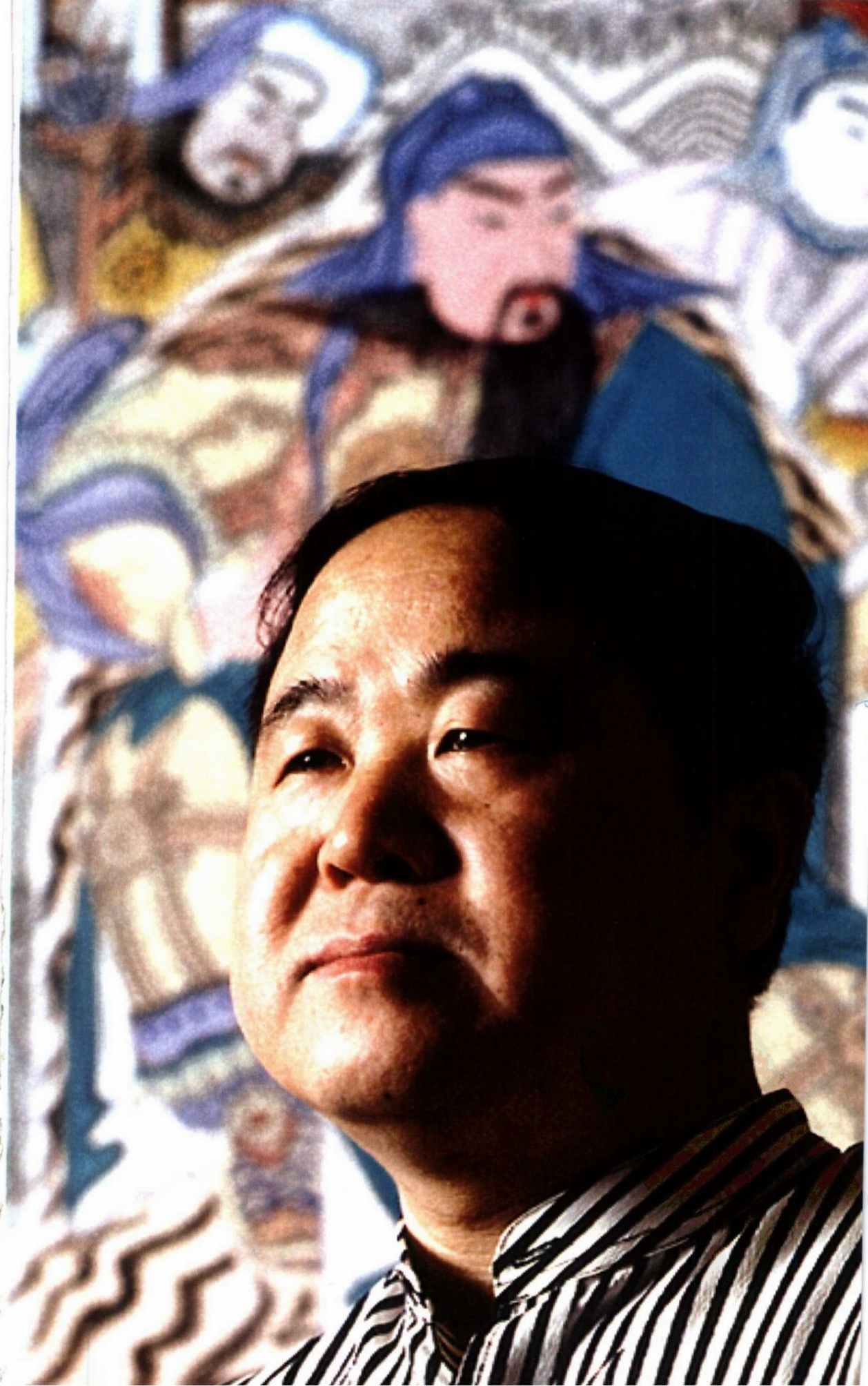
I. 白… II. 莫…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655 号

书 名: 白棉花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4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印制
封 面: 大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 本: 635×990 毫米 1/16
印 张: 32
字 数: 412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5-702-8/I·122
定 价: 全十二册 430.00 元 本册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莫言

1955 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

1961 年在大栏小学读书

1966 年辍学回村务农

1973 年到棉花加工厂做合同工

1976 年应征入伍

1997 年转业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

>> 目前,已出版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九部。

>>> 《透明的红萝卜》、《爆炸》、《金发婴儿》、《怀抱鲜花的女人》、《欢乐》、《牛》、《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等中篇小说二十余部。《枯河》、《秋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短篇小说八十多部。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韩文、挪威文、丹麦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多国文字。另外,还有散文、随笔、电影、电视剧本等多部,其中电影《红高粱》、《白棉花》、《暖》等获国际电影节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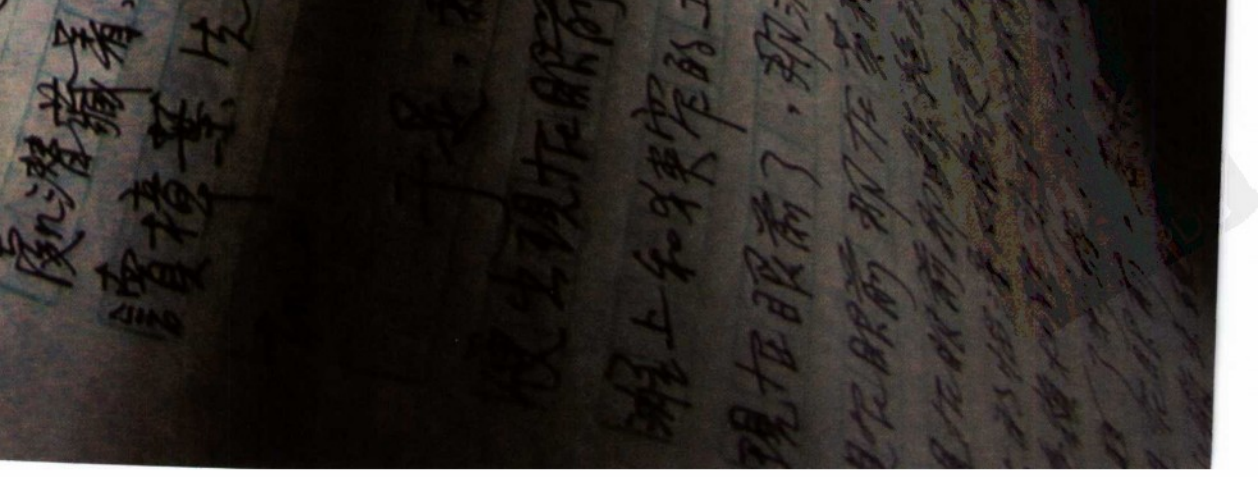




访佛与同行

莫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还有车服务，曾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从陕北的榆林，一路南下，穿过八百里秦川，翻越秦岭，直达与四川交界的秦巴山区。十几个年过去，生活纷繁，那次历时十五日的旅途中，许多当时经历的情景，似早已一一



心) 但其實沒有志，
 讀着，等待着，都在腦海深
 處潛藏着，等待着，都在腦海深
 處潛藏着，等待着，都在腦海深

于是，那深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
 便出现在眼前了，那些生长着布满乱石的河
 床上和狭窄的土路上，披头散发的人们便出
 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混浊的泥浆的河流便出
 现在眼前了，那流淌着混浊的泥浆的河流便出

现在眼前，那流淌着混浊的泥浆的河流便出
 现在眼前，那流淌着混浊的泥浆的河流便出



MO YAN
DET RØDA
FÅLTET

MO YAN

RED SORGHUM

MOYAN ALLES VOORENGLIMLICH

至福のとき

莫言 張三諷刺
古田幸人 原作

紅高粱

12433

101010

Mac Ngôn

BÀU
VẬT
CỦA
ĐỜI

REPUBLIC OF WINE

MO YAN

MO YAN
L'UOMO CHE ALLEVAVA I DATTI

MO YAN

DIE KNOBLAUCH-
REVOLTE

Mo-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 Yan De knoflooklederen

MO YAN RED SORGHUM

MO YAN RED SORGHUM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MO YAN • LE CHANTIER
LE RADIS DE CRISTAL MO YAN

Mo Yan Le Pays de l'ailcool

MOYAN RED SORGHUM

SORGO ROIO
MO YAN

酒国

莫言

中国の村から

花束を抱く女

莫言 赤い高粱

莫言 赤い高粱

豊乳肥臀 下

白檀の刑

2008 술의 나라 1

2008 술의 나라 2

2008 술의 나라 3

MOYAN RED SORGHUM

Vittloksballader

MOYAN

LES TREIZE PAS

MO 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Het rode korenveld

MOYAN RØDT KORN

MOYAN THE GARLIC BALLADS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GRANDE SENO,
FIANCHI LARGHI

MO YAN
DET RØDA
FÅLTET

目 录

白棉花	1
爆炸	77
野种	114
红耳朵	151
怀抱鲜花的女人	189
金发婴儿	221
梦境与杂种	274
模式与原型	312
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	352
球状闪电	400
野骡子	461



白棉花

楔子：围绕着棉花的闲言碎语

人类栽培棉花的历史悠久，据说可上溯一万年。我想可能不止一万年也可能不足一万年，这问题并不要紧。棉花用途广泛，一身都是宝，关系到国计民生，联系着千家万户，是一类物资，由国家控制，严禁黑市交易，这东西很要紧。

我们高密县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产棉县，因为棉花我们县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表扬。至今还为此事感到骄傲。

关于棉花，我自认为是半个专家，从种植到加工，这期间的每一个过程我都清楚。因为我曾亲自干过这些事，而且干了很久，请允许我啰嗦一会儿，关于棉花。

农历三月中旬，由于太阳又开始向我们靠拢，地温上升，河水开冻，蜷缩了一冬天的农民们，从窝里钻出来，伸伸胳膊舒舒腰，人都仿佛长高了几寸。遍身死毛的牛马也从圈里拉出来，沾着满尾巴满屁股的稀屎，扭着刀刃一样的脊梁骨，拖着耙子，忧虑重重地走向一望无际的原野。春天的原野其实十分美好，头上是碧蓝的天，脚下是黑色的地，鸟儿在天地间痛苦地鸣叫着，刺猬在耸立着枯草的水渠边寒意未消地寻找着甲虫与爱情。蜥蜴在爬行。熬干了脂肪的蛤蟆在水边蹲着叫，叫声和身体都锈迹斑斑。被寒风吹尽了浮土的道路上，我们与牛在行走。棉花地去年秋天就耕过了，冻了一冬，现在很暄，大家都说春天的地像海绵。我们要在牛的帮助下把地耙平，使坷垃破碎，使水分保持，准备播种。当我们站在铁耙上，肩上搭着长约三米的使牛鞭，手扯着与牛鼻子相连的驭牛绳，身体晃动，随铁耙波浪式前进时，心中充满希望，很想仰脸歌唱，对着那无情而深情的天空和辽远的大地与天空的接合部。至今我也难以从感情上接受地球是圆的并且

绕着太阳旋转的事实，我更愿意天圆地方，“天似穹窿，笼罩四野”，然后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地球是方的，宇宙真是有限的，人活着才有点意思。即使地球真是方的，宇宙是有限的，人活着其实也不容易，这道理谁都明白。田间不憩时，看着疲倦的牛僵立着反刍，一团乱草从牛的喉管里涌上来，逼着它运动嘴巴咀嚼。如果它不咀嚼，就标志着它不正常，于是，郭老肚子使命令我，把一泡热尿滋到牛的鼻孔里，刺激它反刍，这法子有时挺有效，有时根本不灵。此法不灵时，郭老肚子便命令我用鞭杆敲打牛角，试图唤醒牛的反刍意识。这很像有点像临济宗的当头棒喝。此法有时灵有时亦不灵。如果它实在不反刍，就说明它确实有病，不能继续使役了。我总想，应该有一些生性狡猾的牛能够钻这个空子，强忍着不反刍，然后得到休息的机会。幸亏牛们不如我这般坏，否则，人类役使牛类的历史就该结束了。

铁耙晃悠悠荡过去，牛的蹄印被耨平了，松软的土地露出新鲜的层面。大地犹如毛毡，布满美丽而规则的波浪形花纹。郭老肚子说种地应该和绣花一样。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有时我站在数十米高的棉花垛上，常常放眼眺望五湖四海。五湖四海是看不到的，绣毡般的大地却尽收眼底，隔着棉花加工厂那道两米高的砖墙，我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进了笼子的幸福。人并不总是想在广阔天地里有大作为的。我看到我熟悉的田地上，蠕动着星星点点的农人们，像诗、像画，在旁观者眼里。棉花被霜打掉大部分叶片后，棉桃成熟开裂，洁白的棉絮表现出来，像蔚蓝的天空中白云的倒影。河流看不出流动，村落像一些玩具，这是我登高后精神境界的一次飞跃，怪不得人说站得高看得远呢！这里是成堆的白，外边有青翠的绿，鲜艳的红萝卜，金黄的豆叶，秋天的气息沁人肺腑。我真怕又回到那棉花地里去。

在我们耙地时，村里的女人们正围坐在生产队的大仓库里，一粒粒地筛选棉籽。成熟的、颗粒饱满的放在大箩筐里；干瘪的、不成熟的放在小箩筐里。这是一种富有情趣的、应该算是愉快的劳动，因为劳动的强度不大，女人聚堆，又都是结过婚的女人，于是百无禁忌，谈话的中心总是围绕着两腿之间，欢声笑语震动四壁。

有一天，郭老肚子让我去找保管员领二两麻给牛套上搓一根鞅

绳，我便到仓库里找。到了那里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嫂子，把你那个家什给我用一下。”

“你的家什呢？”

“我的家什满了。”

“你那个家什就那么小？”

“你那个家什大！”

“保管员进去正好！”

于是便哄堂哈哈笑。

其他如：硬、软、粗、细、长、短、上来、下去等等，都变成隐语。据说有一李姓的中年女人，疯得厉害，男人们也都说她性大。有一次她说疯话说上了劲，坐在棉花籽上，把一条裤子都尿湿了。几年后，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发现，一群大姑娘聚了堆，疯起来不比娘们差，只不过稍微含蓄，不那么赤裸裸罢了。

棉籽选好以后，要用温水喷淋，然后堆在一起发热，让硬壳变软，以利胚芽破壳而出。等到新芽努嘴时，即用剧毒的“3911”药液拌种，以毒杀土壤中的害虫。棉花这东西特喜欢招虫，什么蚜虫、红蜘蛛、造桥虫、象鼻虫、棉铃虫，简直是虫出不穷，芽苗一出土，就得喷药，一直喷到八月老秋，一群姑娘、半大小伙子在一位技术员的带领下，天天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喷洒农药，一干就是三个月。这事儿我干得很够了。起初喷药时，还能嗅到药味，喷几天就什么味道也嗅不出了。六十年代刚兴起农药时，喷药的人要带上防毒面具、乳胶手套、穿长袖衣服，不暴露丁点皮肤。我姐姐她们喷药时都这样。后来，到了我们这拨接过喷雾器时，所有的禁忌都被破坏，即便是喷洒剧毒的“1059”、“1605”之类高效有机磷农药，我们也不在乎。姑娘们因为胸脯珍贵，都穿着半袖衬衫保护，口罩是绝对不戴，谁戴谁遭耻笑。手套更不戴，生产队里没钱给买。偶尔买一副也珍藏起来，舍不得戴。我们男孩比姑娘们要彻底多了。既然没有秘密要遮掩，穿衬衣干什么？说实话，那时我们谁也不把衬衣叫衬衣，况且农民从来就不穿衬衣，我们冬天一件棉袄，其余的时间一件小褂。什么背心、衬衣，毛衣之类，跟农民没关系。现在当然也有关系了，农民富起来了嘛。穿衣服层次多了第一是麻烦，第二是不利于坦白襟怀。现在都说

农民变刁滑了，是不是跟穿衣服层次太多有关系呢？我一进棉花加工厂时，厂党支部书记训话：同志们，我们穿的棉衣、绒衣、衬衣、都是棉花的儿女。这话深刻得我至今不敢忘记。

我们光着背，赤着脚，只穿一条裤头，背着五十斤重的喷雾器，喷洒剧毒农药，与棉花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战斗。我们光背小子挣的工分跟姑娘们一样多。她们有意见，因为她们的衬衣被喷雾器磨破了。我们很流氓地说：“你们也光背呀！”她们不敢光背。据说，乍兴起农药时，那药厉害得很，能毒三辈，就是说毒死的耗子被猫吃了猫也中毒而死，中毒而死的猫被人吃了人也被毒死。中毒而死的人没人吃。农民把自己的尸体看得比性命还珍贵，深深地埋葬，狗吃不了，否则也许还能毒死狗。后来，毒药不灵了，把棉铃虫放到号称剧毒的农药里浸泡半小时，那虫子照活。也有人说不是药不灵，而是人和害虫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与我一起喷药治虫的方碧玉是一位大眼睛小嘴巴的俏姑娘，我虽然比她小四岁但也经常想要她做媳妇。她很有力气。她从小没娘，由她爹拉扯成人。这家伙的爹会武术，曾经一个“二踢脚”踢死一条恶狗。这家伙从小跟她爹练武，压腿打飞脚，能把脚踢得比脑袋还高。小伙子们都馋她，但怵她的拳脚，只能口头上过过瘾，谁也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这家伙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前，绝对是个处女。这家伙跟我一起在生产队喷药时，不知为什么事想不开了，竟然喝了半瓶子“马拉硫磷”，居然没死，只迷糊了几天，据说打下了几条蛔虫，就又背起了喷雾器。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寻短见，她说谁寻短见了？你不寻短见喝毒药干什么？我为了治肚里的蛔虫呢！这家伙，比蒙古大夫还野。

这家伙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了。坦率地说，这十几年俺运气不错，见了几个质量蛮高的女人，但没有一个能与我记忆中的方碧玉相比。用流行的套话说：这家伙具有一种天生的、非同俗人的气质。这家伙有一根长得出众的脖子，有一段时间我们给她起了个诨名：白鹅。这几年我学了不少文化，知道天鹅和白鹅相比，天鹅更文绉绉、更优雅些，所以很后悔当初没有叫她天鹅。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话我当时也知道呀！我真是“个傻帽”。光滑的脖子下边，这家伙那一对趾高气扬的乳房，也超过了一般姑娘。农村姑娘以高乳为丑、为

羞，往往胸脯一见长时，便用布条儿紧紧束住，束得平平的，像块高地。一般农村姑娘的胸脯是高地，方碧玉那家伙的就如同喜马拉雅山啦。这家伙胳膊长腿也长，肤色黝黑。别的部位我无福见到，只能靠想象来补充了。

我经常回忆起二十年前在生产队的数千亩棉田里与方碧玉她们给棉花喷药灭虫时的情景，那是多么浪漫的岁月呵，哎哟我的姐你方碧玉！你额头光光，好像青天没云彩；双眉弯弯，好像新月挂西天；腰儿纤纤，如同柳枝风中颤；肚脐圆圆，宛若一枚金制钱——这都是淫秽小调《十八摸》中的词儿，依次往下，渐入流氓境界。那年棉花疯长，雨水充足，花棵子足有一米半高。清晨，大雾弥漫，一块块的红太阳从雾中显出来，天地间仿佛拉起了一幅无边无缘粉红色轻纱。我们瑟瑟缩缩地到达田间。技术员从井里打上水，用玻璃吸管往水里兑药液，再把搅拌均匀的药水灌到我们的喷雾器桶里。方碧玉抱着光胳膊说：这么大的雾，棉花枝叶上全是水，喷上药液不就立刻流下来了吗？技术员是个双眼角永远夹着眼屎的中年人。在生产队里一向以胡搅蛮缠著称，队长见了他都惧怕三分。他斜着眼说：流下来有地承接着，你操什么心？方碧玉便不再言语，撅着屁股，一起一伏地往喷雾器里打气。她胳膊有劲，上身起伏的速度特别快。我有时站在她的对面，有时站在她的背后，经常因为专注地看她打气而忘记往自己喷雾器里打气。看她打气是假，看她身上的故事是真。对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女人周身都是迷人的故事。为此我挨技术员很多次冷嘲热讽和咒骂。但我恶习难改，只要看到那两瓣饱满的屁股、那弯下腰就显出来的乳沟时，便如痴如醉，想入非非。虽然知道这样想有悖道德，但女人的力量对我来说实在比道德更有吸引力。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钻到棉花地里，横枝逸出的棉棵子已经把垄沟交叉住，只要一走动，露水便纷纷落下，几分钟后，全身上下便湿透了。即便是夏天的清晨气温也低得令人发冷，何况遍身被凉露浸湿。喷到棉棵上的药水很快又落到我们身上。所以与其说是喷药杀虫，不如说喷药杀我们自己更准确，幸好我们都有了抗毒性。有一次我头上生了虱子，方碧玉想了个高招，用喷雾器喷了我一头剧毒农药，虱子消灭得干干净

净，我安然无恙。我们全身每个毛孔都往体内吸收剧毒农药。我猜想我的血液里至今还掺着些剧毒农药，几十年来，我身上再也没生过寄生虫，蚊虫也从不咬我，大概就沾了血里有毒药的光吧。所以当社会号召公民献血时，我从来不敢报名，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觉悟不高呢。

打完一筒药，我们又汇集到田头井边，让技术员为我们灌药水。这时好光景便展览在我的眼前。这时候往往也是阳光驱散农雾的时候。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未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白露珠点点如珍珠在叶片上镶着，像处女般圣洁和纯净。被我们搅动过的棉花，叶子翻背，颜色深绿，形成鲜明的界限，就像处女与少妇有着鲜明的区别类似。这比喻既不妥又很流氓，这是跟我们一起喷药的一位青岛下乡知青说过的。

更好的风景自然不是在棉花地里，更好的风景在姑娘们身上，尤其是在方碧玉身上。前边我说过，她只穿一件粉红色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用染黑了的日本尿素化肥袋子缝成的裤子。上述服装被露水打湿后，紧紧地贴在皮肉上。她已跟赤身裸体差不多。通过看这种情景下的方碧玉，我才基本了解到，女人是什么样子。还有一景应该写：“日本尿素”几个黑体大字，是尼龙袋上原本有的，小日本科技发达，印染水平高，我们乡下土染坊的颜色压不住那些字，现在，那几个黑体大字，清晰地贴在方碧玉屁股上；左瓣是“日本”，右瓣是“尿素”。于是方碧玉便有了第三个诨名：“日本尿素”。

后来她知道了这风景，便再也不穿那条裤子，但诨名却叫了很长一阵子。一般的玩笑难让方碧玉发火。可这家伙一旦发了脾气，真是雷霆闪电，暴风骤雨，骂起人来嘴像机关枪一样。

有一年棉铃虫猖獗，把几乎所有的棉桃儿都咬了。棉桃遭咬，很快就脱落，而落了桃的棉花等于白种。队长着急，动员全队，老婆孩子齐上阵，提着大瓶子捉虫。二百条虫一个工分。眼尖手快的一上午能抓两千多只。队长一看开出工分太多，就改了价码。由两百条虫一工分改成五百条虫一工分。那些肉虫子花花绿绿的，什么颜色都有。一下工大家就在路上数虫子。队长看不过来，由点数改为称斤两。二两虫子一分。怕虫子爬回地里去，也怕私心重的人捣鬼，队长让大家

把虫子提到生产队仓库里，由保管员过秤。有人把过了秤的虫子提回家喂鸡，鸡吃了几只后，就伸着脖子呕吐，连鸡都消受不了的虫子，其恶可知。

跟我们一起抓虫子的有一位王大娘，慈祥得很厉害。她早年信过基督教，抓一条虫子念一声阿弥陀佛，基督教徒口宣佛号，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活证据。她说，这是些神虫，抓不尽的，到庙里做点法事吧。有青年人斥她为老迷信，她说，不怕你们年小的嘴硬，有你们求神找不到庙门的时候。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种棉花的情景吧。天道轮回，旱一阵涝一阵。六十年代涝雨成灾，房顶上挂浮柴。七十年代来了旱魃，地干得像窖，种棉花要用水。先打井，好累的伙啊。啰哩啰嗦，拖泥带水。犁开沟，挑着担子担水，往豁开的垄沟里浇。一桶水倾倒，噉啦一声就没有了。旱得冒青烟了。挑一天水，肩膀肿得像馒头，遭老了罪了。赤着脚，冷、硌、扎，也得赤着，省鞋。方碧玉戴着一副帆布垫肩，墨绿色的，荷叶状，显得脖子更长，如同一支莲蓬，从荷叶间高挑出来。因为她习练武功，气力非凡，所以，她的劳动富有表演意味。这家伙挑着两桶水大步流星，扁担颤颤悠悠，水桶悠然晃动，宛若小鹰展翅，也可能我太迷恋这方碧玉了，所以她的一切我都陶醉。小青年最初的恋人多半都是比自己大的女人，孩子半大不小，青杏半熟，有酸有甜，既需要母爱又需要性爱，大女人正好一身二任。

我还忘了说啦，给努芽的棉籽拌“3911”时节，多半刮东南风，潮湿、轻柔的东南风把极其难闻的毒药味儿吹到家家户户，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宁，但心里却莫名其妙地兴奋。在漆黑的夜里，在毒药的熏陶下，我感到心里不宁，惴惴不安，幸福加上点恐怖。剧毒农药催开了我的情窦。开始往脸上抹一点“葵花”牌香脂，偷我大姐的。大姐发现了就和我吵架，骂我：不害羞！小厮也学着浪。大姐骂我时我父亲就用深恶痛绝的目光剐我。吃罢晚饭我蹿出家门，像条小公狗一样在灰白的大街上奔跑，满口的革命样板戏，因为处在变声期，嗓子沙哑，不利索，高音总上不去，很不得意。跑一阵便在方碧玉家门前徘徊。她家门前是一块空场，有一些草垛，棉花柴、玉米秸什么的。一条公狗在草垛边磨磨蹭蹭，不知道搞什么鬼名堂。其实我当时